变变

書

馬交

焦,

て建

季

### 皂角树

好多年不见皂角树了。 前几日到浮戏山游览,在 一个小山村意外地看到了皂角 树,激起了我藏在心底的记忆。

初夏的皂角树虬枝交错, 树冠巍峨,枝叶繁茂,翠玉般的 叶片潇洒地散在天空,清新亮 丽,让人看了就有一种愉悦感, 养眼提神,周围的空气也仿佛 受到感染,弥漫着淡淡的清香。

我小的时候,邻居赵大伯 家的屋后,有两棵高大的皂角 树。暮春时节,皂角树开满了 洁白的花朵,密密匝匝地在微 风中舞蹈,清纯的皂角花香飘 满整个村庄,小鸟隐藏在绿荫 里啾啾地鸣叫,蜜蜂不知从哪 里也嘤嘤地赶来凑热闹,在白 花绿叶间忙碌。

皂角花谢的时候,在树下 洒落一层厚厚的花瓣,嫩黄的 皂角也会从绿叶丛中探出头 来,满眼翠绿,活泼水灵,恬淡 雅致。满树的青皂慢慢长大, 挂在枝头,或似月牙弯弯,或似 镰刀尖尖,随风晃动,恣意舒 展,轻盈飞扬,十分漂亮。

入秋,皂角树的树叶开始 发黄,一片片无声地飘落大地, 向人们诠释着叶落归根的深切 含意。皂角树上高悬的皂角, 饱满的籽粒圆鼓鼓的,像要竭 力挣脱皂角皮的束缚似的。皂 角的表面凹凸不平,紫黑油亮, 显得刚毅坚硬,轻轻摇晃,皂核 敲打着皂角壳哔哔作响,此时, 就是采摘的时候了。

每年收皂角的时候,赵大伯 都会给左邻右舍送几个。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乡亲把肥皂叫洋 碱,在农村是稀罕物。母亲去村 头井台旁洗衣服的时候,就会带 一个黑红油亮的皂角。井台边 有一块平坦光滑的青石板,乡 亲们说是洗衣石。母亲将脏衣 服放在木盆里,然后从井里打 水浸泡,这时我便光着脚丫在 旁边的草地上玩耍、捉蚂蚱。

母亲挥动棒槌,将放在脏 衣服里的皂角捶打砸碎,洁白 的泡沫便从衣服缝隙里流出 来。皂角的去污力强、泡沫丰 富,没有任何副作用,还有一种 特别的芳香。母亲将浸满皂角 泡沫的衣服放在洗衣石上,用 力反复揉搓,然后再用清水荡 涤漂洗干净晾晒,衣服就算洗 好啦。用皂角洗的衣服有一种 特别的香味,穿在身上,那种淡 淡的芳香会保留很长时间。

皂角除了洗衣服,还可以 洗头发,不仅不伤头皮,还能保 护头发,让头发柔顺光滑,乌黑 发亮。皂角还是孩子们的美 食,那时候物质匮乏,我们就选 那些快要成熟的皂角,砸出皂 角籽,剥去表皮,里面会露出一 层透明的胶质的东西,放在嘴 里嚼起来很筋道,还有点清香, 就像现在牛皮糖的味道。

后来,有了肥皂、洗衣粉, 又有了洗衣机,村头充盈着诗 情画意的井台洗衣的场景消失 了,赵大伯家那几颗皂角树也退 出了人们的视线。后来,我当了 兵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有 看到过皂角树。皂角树和用皂 角洗衣这种近乎原生态的古 老习俗渐渐融进了我的记忆。

又见皂角树,回忆那清幽 质朴、甜美、温馨的村头洗衣场 景,我的心里泛起无尽的眷恋 与思念。

灯下漫笔

# 天高海阔

夏日傍晚,蝉鸣已歇,倦鸟归林。我坐在书房 里,欣赏着一幅题为"天高海阔"的画。画面天海 相连,无际浩瀚。昊天之上,星月交辉,鱼伴鸟 飞;沧海之下,波涛相涌,鸟随鱼游。

俗话说, 鸟隐于天高, 鱼潜于水深。而这幅画却 反其道而行之,展示的是一幅令人称奇、波澜壮阔的 画卷。惊异之余,我仅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的见识和 阅历追寻画家的艺术视野,作以海阔天空般的想象。

童年的夏夜如童话般美丽, 石盘样大的月亮挂 在村头的枇杷树上,压得树枝都弯了。星星也都早 早地探出头来,不停地眨眼。我和小伙伴们唱着 "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挂明灯,明灯明灯多 少对,一对一对数不清"的儿歌。站在高大的枇杷 树下数星星。数得起劲时,不知不觉中,教我们一 年级的李老师也来到树下。怕挨吵, 我说我们想摘 星星! 没料他居然相信了, 高兴得很, 说, 你们摘 不到,看我的!说着蹭蹭几下就上了树。他在树上 使劲地摇, 哗哗啦啦有东西从树上掉下来, 落在树 下的苜蓿地里。苜蓿花在月光下开得正旺, 花心盛 满晚露, 在星月映衬下, 如同漫天的星光。我们在 花间找寻,还真以为掉下的是星星呢,没曾想拾到 都是早熟的枇杷。昨捡不到星星呢?我们童稚的心 灵好沮丧。李老师说, 星星太高, 摇不下来, 只能 寄希望于同学们哪!他还指着星空告诉我们,那是 祖冲之星、那是张衡星、那是郭守敬星等等。他们 是科学家, 你们要好好学习, 长大后争取拥有一颗 属于自己的星!老师的话我们似懂非懂,但在我们 的心田种下了希望和愿景。

老家有个草湖,湖心有块凸起的高地,杂花生 树, 水草肥美。多年前的春天, 一群天鹅途经于 此,留了下来。乡亲们喜欢天鹅,便将其视为宝 贝。天鹅在人们的期待中,繁育了一群小天鹅。湖 心高地有个陡崖, 崖壁荆棘丛生, 怪石嶙峋。为学 会飞翔, 小天鹅要从高地一侧的缓坡爬上去, 在陡 崖上排成行,一只接一只从上面滑翔到湖中。因体 力不支,羽翼未丰,多数小天鹅跌落在崖壁上,被 荆棘刺得羽毛飘落, 血迹斑斑, 但它们毫不气馁, 每天都重复练习着,在陡峭的崖壁上磨砺出一条由 鲜血和羽毛铺成的滑道。

秋天来临的时候, 小天鹅学会了飞翔, 它们在湖 上排成"人"字形,一只接一只起飞,巨大的翅膀激 起水雾弥漫。它们在浪尖上起舞, 在空中盘旋, 挟风 而下,湖水沸腾,场面颇为壮观。冬季到来之际天鹅 飞走了,它们飞向遥远的南方更广阔的天际,再也 没有飞回来。我知道它们到了哪里,在群星璀璨的 星空,有属于它们的星座,那就是天鹅星座。

有一年,我到黄河岸边写生。黄河汛期刚过, 浅滩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水潭,清澈见底,有鱼嬉 戏。走在潭边的小路上,远远看见有人在浅滩上摔 跤,难解难分,谁也制服不了谁。渐渐走近后,才 发现一个是人,另一个不是人。那是一条和人差不 多一样高的鱼,一个壮实的大汉看样子不是鱼的对 手,几个回合后,大鱼挣脱大汉一个飞跃,便如同 炮弹般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射入波涛汹涌的黄 河。见有人看热闹,大汉不好意思地说,这是黄河 鲤鱼,它在黄河的泥沙里长大,皮糙肉硬韧劲十 足,一个人整不住它。出于好奇,我和大汉闲聊起 来,知道他是河边的村民。他说,汛期过后,黄河 边的水洼中落下许多鲤鱼。水洼有泥沙暗流,人不 能轻易下去。我们正聊着,远远听见有隆隆雷声传 来。我们赶紧朝堤上的渔家小屋跑去,没等进屋, 便是电闪雷鸣,暴风骤雨铺天盖地而来。大汉没让 我进屋, 他要让我看一个奇观。我们站在屋檐下眺 望河畔, 但见暴风雨卷起泥沙, 挟起数条鲤鱼, 在 雷电照耀下,闪着金色的粼光,在急雨中飞游,奔 向黄河母亲怀中。

此情此景,我简直没法用文字来描述。我想起 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鲤鱼跳过龙门, 就能奔入大 海, 化为蛟龙。但愿鲲鹏是鲤鱼所化, 遨游于海,

正沉浸在画卷的意境里,一阵凉爽的风从窗外 溜进来,不由分说便翻起画卷,惊醒了我。开窗远 眺,一轮明月挂在城边的钟楼上,月亮之上星光灿 烂,难得的晴朗夏夜!书房里洒落了月光星光,与 画卷交织在一起,美丽得令人心醉。岁月静好,莫 负好时光。总该有些感悟才是。

古人云"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说的是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天高海阔"那幅画含有其 意,但又并非仅于此。它所展示的是更高的境界, 那便是"纳百川, 揽星空"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一 种情怀,它所包容的是让人才在知识的天空和海洋 自由飞翔尽情遨游的深情厚德。这既是画家的艺术 情怀, 更是我们这个时代胸怀天下, 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的情怀。

诗路放歌

# 用青春淬火

心有三爱(书法) 王军杰

♣ 李秀森

把忠诚压进枪膛 我就是一颗呼啸的子弹 此刻,正飞奔在正义的路上

用青春淬火 使命与责任 已把我溶进这万家灯火

圣洁的婚姻殿堂 让血性男儿心驰神往 步入了,就此生无憾

残缺或者遗憾,也是一种美 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 显得更加庄重与神圣

亲爱的,请原谅我的缺席

婚礼上堂妹可替我补位 听从召唤,我的哨位应在前沿第一线

当那一刻真的来临 我会义无反顾地射出枪膛 让生命迸发出璀璨耀眼的一瞬

> A 1+ 牛笨

♣惟 甲

每当看到固守山体的植被 河堤上的防护林 沙漠里孤独的胡杨 校园挡风遮雨的大树 遍布城市乡村,大街小巷 房前屋后,无处不在的绿色 就格外赞美春天

当信念发生泥石流 道德出现山体滑坡 社会风气遭遇沙尘暴 人们的是非标准 被雾霾混淆视听的时候 就格外想念军装

用绿色支撑起的信仰与担当



新书架

## 《四世同堂》

该书以抗战时期的北平沦 陷区为背景,描写了从1937年 "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侵 略军无条件投降这八年间, 北 京城内"小羊圈"胡同里以祁 家祖孙四代为中心的十几户人 家、一百多人的心理和遭遇, 他们的沉浮荣辱、生死存亡、 所受的精神折磨及深重苦难, 再现了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 治下, 北平人民由惶惑苦闷、 忍辱偷生到逐渐觉醒、反抗的 过程, 歌颂了他们可贵的民族 气节以及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

斗争意志和抗战决心。作品也 通过传神的描绘, 对老中国的 "国民性"及封建文化对于人的 精神束缚进行了透剔的反思, 意蕴极其丰厚。

该书是"人民艺术家"老 舍的呕心之作, 也是老舍写作 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大、完 成过程最艰难的一部作品。鹭 江出版社最近参照权威版本, 并且按照中学语文新课标的标 准倾力打造,精致的装帧、唯 美的封面、优美的文字, 让你 享受一场秀色可餐的文学盛宴。

我常常想起那个青年,我为他的经历感到惋惜。 那天,我带着孙子到巩义市石河道公园去玩。 温和的太阳射出艳丽的光箭,溜溜的顺河风也吹得 宜人,绿色的河柳、石榴树、栾树和红叶李随风舞蹈 着,绿油油的草坪也荡漾着一拨拨好看的波纹,几

个退休的老人,坐在河边默然垂钓。 这时候来了个青年人,腿似乎有点僵硬。黑黝 黝的胖脸,撅撅的嘴唇,一身很随意的灰色休闲服, 脚穿一双破凉鞋。总体上有点邋遢。他走到我们 跟前很和蔼地对孙子说:这儿美吧? 孙子看看他又 看看我,没有应答这个陌生人。我朝那人笑了笑,

说:他跟你还不太熟悉,有点害羞的。 他笑了笑,又继续自己的步伐。大概又转了一 圈,他停到了我们面前,很温和地说:我好像在哪里 见过你!我问他哪个单位的,他说是城建局的人, 在市政府帮过忙的。

我原来在文联工作,办公室租用过他们单位几 年房子。他有点雀跃:"哎呀,我说呢,咋恁面熟! 咱们那会儿经常见面的。"

我让他也坐到了青石凳上,拉起了家常话。我 询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住在黄河边的一个山村里。 我一听我们是老乡,一个镇的,而且他还和我外婆 家一个村子,我还在那个村子驻过队呢。于是就没 了隔膜感,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工伤休息了。他说:

人生讲义

#### 好日子悠着过 ♣ 古 野

哪里哟,我差点要了命,是脑梗。在床上躺了两年 不会活动,去年才能走路了,要不会让我休息?这 个公园还是我设计的呢!

啊,我吃了一惊。看来这是个有才的人。我询 问他哪个大学毕业,他回答说是中南农大,学的园 林设计,那会儿还实行分配制,就给分到了城建 局。后来县里建设一批小公园,抽他到县政府里, 参加了设计。

我说,看你不过三十五六岁,正是干好活儿的时 候。甭说,你在岗位时社会上交道多,喜欢喝点儿 酒,也喜欢吃点肥肉吧?他很不好意思地笑了:"我 今年44岁了。真叫你猜准了,你也知道,小时候,咱 们山村是什么生活标准?哪经历过大场面?嗨,那 时候年轻,心里没底儿啊!你也知道了,把我弄到 县政府干事儿,那种场合我不想让人家小看咱,就 猛喝猛吃! 实话给老乡说吧,每次喝酒,我一个人 喝两瓶不醉,那时候,凡认识我的人谁不服气?" 他代表了那一代经过高考脱离贫困的人,在

他们进入另一个社会阶层以后,并不是一个完全 的清醒者,就卷入了另类的社会大潮流中。从现 在还保留在他身上的膘,我心里就清楚了许多 我接了他的话茬:"看,你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弄出 毛病了吧!吃一堑长一智啊!"他很沉重也很认真 地点了点头,说:"自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我就清 醒了。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过那糊涂日子了。我 已经戒了酒,以后,那酒那肉就让人家有能耐的人 吃喝吧,咱没那份能耐呀!"

说着话他笑了,我也被他感染笑了。他好像 从我这儿获得了力量,说:"你坐吧,我还要转圈 呢。医生说了,活动久了,不定哪个动作,血液就 把凝固的血块给冲化了!"他站起身,"我真不想有 病啊,在家歇了几年,单位有的同志来看我,说我 不用上班,在家里还照发工资,多美呀!我对他们 说,谁愿意这样歇?我情愿拿出来十几万块钱,把 病卖给想要的人!"

我哈哈笑了,说:小伙子,好日子长着呢,以后 可要悠着过!

他点点头,与我摆手再见。我看着他仍然匆忙 但僵硬的背影,不由发出了一声感叹。

"知道啊!"用功点头。努力 猜测着妈的意思。

"钱盒里的五十块钱咋就忽 然不见了?我问老二,他说没 拿。我想问问你,是不是买笔用 了?"妈盯着他的脸。

何用功马上恼了,说:"我爸不 给我钱我不要,写不成作业我不 写,我也不会偷拿家里的钱啊!" "你的笔恁好,钱是从哪里来

"我说了一千遍,那是高老师 送我的!"何用功不满地翻妈一眼。 "高老师平白无故为啥要送 你笔呀? 恁好的笔她自己不用为

的?"妈盯着他。

偷钱!

啥要送你?" "高老师看我没笔,她、她奖 励我的。咋了? 非得都像你们一 样你们才高兴?哼!"何用功大 恼,扭脸走出屋子。

"你站住!"妈不依不饶,"你 干了啥好事配奖你一支这么好的 笔?"妈追到院子里。

何用功努了几回力,也没能 说出奖励他的原因。他说不出口! "你咋不说了?"妈大声吵, "小时候偷钱,没想到这么大了还

倒好,会狡辩了:老师奖的! 照你 这么说,老师是个偷子头儿了,谁 偷的东西多她奖谁?"

"妈,不许你诬蔑我老师!"何 用功气得大叫。

平白丢了五十块钱,何妈怎 么也放不下。钱不算多,但行径 可恶,要不能杜绝,还不知道以后 会出现啥事呢! 入夜,全家都睡 了,她睡不着,坐起来,披上衣服, 悄悄下床,再次来到两个儿子住 的屋子。俩孩子都已睡熟。何用 功咬着牙,咯吱咯吱地响。

妈捡起他们胡乱扔着的衣 服,逐个掏了掏衣兜,没有。 她掂起两人的书包走到外

间,打亮灯再搜,仍然没有。 何妈把两个书包又放回去, 站在屋子里乱瞅。她忽然发现老

二脚头的褥子下边露出了半只棉 袄袖。现在已入夏,棉袄怎么会 在床头呢?她走过去,轻轻地一 揪,棉袄出来了。是老大的。一 掏胸兜,出来了四十块钱!

她先是一喜,接着就是一怒, 对着熟睡中的老大举起了拳头。 何用功忽然翻个身,嘴里咕哝起

小时候偷钱,一问还说,现在 梦话:"好,好……"像是欢呼着什么。 她举着的手又放下来。她回到 自己房间,把沉睡中的丈夫推醒了。

> 早饭时候,何爸终于找到了 发作的机会。何用功去拿馍,爸 伸手挡住了他的手,阴阴地说: "你还有脸吃馍?"

何用功一愣,抬头看着爸: "咋了?"

"哼!咋了?自己做的事自 己还不知道? 装给谁看的? 那五 十块钱是咋样跑到你棉袄里去 的?"爸一脸的嘲讽,手在他脸前 晃了几晃。

"啥五十块钱?"何用功一脸 迷茫。

"不是五十块钱,是四十块 钱!"妈在旁边提醒。

老二看爸妈都在审哥,就拿了 一个馍,自己夹点儿菜,站起来溜了。 爸爸妈妈都在盘问老大,谁

何用功更迷糊了:"一会儿五 十块钱,一会儿四十块钱,究竟是 咋回事嘛?"

何发顺使劲一拍饭桌:"真他 妈会扯呀! 你偷家里的五十块 钱,花了十块,还不就剩四十块



吗?装啥迷?我告诉你,这钱,你 妈搜出来了。在你的棉袄兜里搜 出来了! 你以为你在大夏天把钱 藏在棉袄里就找不出来了? 给爹 妈斗法你还不行!还嫩呢!"

"我没有偷钱!"何用功终于 明白,他两眼含泪站起来,"我再 说一遍,我没有偷钱!"

"你他妈的还嘴硬!非得让

说着也站起来,一巴掌扇过去,何 用功一躲,爸爸的手从他的头上 掠过,何用功的长头发被扇乱了。

"没偷就是没偷,你们这是诬 陷!"何用功哭了,他走进屋子拿 着怒气冲冲的父母说,"我告诉你 们,你们不辨真假,诬赖好人!"

了? 你偷了家里的钱还成好人 了?"爸说着,又要冲上去打他,被 老婆一把拉住了。

"我说家里咋着过不富,有家 贼!"妈也跟着吵。何用功走出院 子,还听见妈在后边喊:"有本事 就永远别回来! 没见过,养他吃 养他穿,还真养成了个贼!家贼 难防……"

愣愣地看着高大的院门。他抹一 把泪,又抹一把泪,忽然就感到家 很陌生,陌生得几乎认不出来。

3

"这是谁干的,一定要追查!要狠 狠地批评!要让他赔偿!"范校长 香气儿?"

老子揍一顿你才好受是不是?"爸 把各班的班长叫过来问了一圈, 很快就弄清了事情的原委。"这么 说,是何用功最先剪的了?"校长 用功?"校长大声问。 看着皇甫瑞。

皇甫瑞连连点头:"是是。" 刘仪敏接上话:"他还说,鱼 起自己的书包,又哭着走出来,看 喜欢闻香气儿。闻闻香气儿鱼吃 饭香,鱼就长得胖了。"

校长生气地说:"你们应该知 "诬赖好人?你他妈是好人 道,花朵也是生命!为了让鱼闻香 气儿,就要剥夺了花朵的生命吗?"

> "不要——"孩子们齐声答。 "校园里的花今年都长十一 年了,从没有哪个人敢如此践踏

它们!我算了一下,你们一共剪 了六十七朵花。六十七朵呀! 我 真想让你们赔偿损失!"校长在屋 里走了两步,又说,"就是让鱼闻 香气,你们也不该把花剪了。你 何用功忽然站住脚,扭过脸 们知道不知道,花剪了就会死,花 死了还会有香气吗?"

"不会!"孩子们很乖地答。 接着自己的话说:"如果不剪呢? 范校长来到花圃,看着被踩 花就会活下去。花活下去就会飘 踏得有些零乱的花园,满脸怒气: 散出香气儿。你们是想让鱼闻一 会儿香气呢还是想让鱼永远地闻

"永远闻香气儿!"孩子们又答。 "好了,你们谁去给我找何

"我去找!"皇甫瑞是个好学 生,他不愿放弃改正错误的机会。 4

何用功独自走着,他走得很 慢。一辆三轮摩托轰鸣着从他身 边驶过。一辆面包车卷起尘土, 毫无愧色地从他身边驶过。何用 功站住,目送面包车沿街远去,消

失在村头的树林里。 何用功来到学校门口。时 间尚早,学校里空无一人。他又 沿路而回,装作寻找东西的样 子。当他再次来到学校门口的时 候,预备铃声正好敲响。何用功 忽然看见远处的范大强和妹妹心 明。大强左臂㧟着草篮子,右手 扯着妹妹,心明用大强专门给她

雕刻的花棍儿试探着前边的路。 那是一根碧绿的柳棍儿,每 校长并不想让学生回答,他 间隔五厘米刻掉一段树皮儿,花 棍儿绿白相间,看上去十分惹 眼。虽然心明看不见,但每有人 称赞她手中的花棍儿好看,她就 得意得满脸开花。何用 功躲在门里等他。